



风浪中的人性

戴家燧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浪中的人性

戴家燧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风浪中的人性/戴家燧著. —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
2005. 7

ISBN7-80171-423-7

I. 风… II. 戴… III. 文学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77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18761 号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 100007)

北京多彩印刷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mm×1168mm 1/32 印张 4 字数 92 千字

2005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01-1000 册

ISBN7-80171-423-7/I·297

定价: 15.00 元

版权所有, 翻版必究



目 录

一、风浪中的人性 (纪实文学)	/1
自 序	/1
简 评	/3
我不知道 (诗)	
——读学友《风浪中的人性》引思	/5
作者答小诗一首	/8
风浪中的人性 (正文)	/9
二、晨 雾 (短篇小说)	/85
三、妙趣的一窥 (纪实小品)	/96
四、一碗豆浆 (微型小说)	/98
五、大 海 (散文)	/100
六、感 言 (散文)	
——献给九四医院	/101
七、我的理想 (儿童小品)	/104
八、校园漫步 (散文)	
——为京山小学毕业生作	/106
九、明 天 (诗)	/108
十、寿如山 神似松	
(吴英甫同志九十寿辰祝辞)	/109



风浪中的人性

(纪实文学)

自序

名作家曹禺先生说：“一个真正的人，应该为人民用尽自己的才智、专长和精力，再离开人间。不然，他总会感到遗憾，浪费了有限的生命。”

距古稀之年已为时不远。加紧回眸往事，把走过的足迹陈述于此，向父母、亲长和大姐的在天之灵深表悼念和告慰，向已故的和健在的领导、老师、同学、同事和亲朋好友献上真挚的敬意和谢忱。

这是用第一人称写作的纪实作品。若与现实中的人事有所类似，乃属不谋而合。敬请读者切勿对号入座。

本文有来自生活或稍高于生活的情思与魅力；若对人的心灵有所慰藉、激励和净化作用，我就知足了，将来在九泉之下也得以安息。

在写作过程中，承蒙李长庚、吴国祯、方中矩、邹湛基、朱殿葆先生和陈志俭、胡菊妍女士以及我的学友邹一诤、刘导豫、张法祥、濮少文、徐元德、陈炳华、



黄飞虎的鼓励与雅正，在此深表感谢。

2

作者 2005 年 3 月 10 日

风浪中
的人性



简 评

李 长 庚

风浪中的人性

作者的纪实性作品，反映了 50 年代后期某大学一个班级的政治怪态。某人为图报复和一己之私，依仗一个中层当权者设下政治陷阱，腰斩了生性善良、怯懦的作品主人公的政治生命；制造了这个班级的集体冤案；扼杀了刚刚萌芽的纯洁的友情。其手法奇特、匪夷所思。这位青年因此受到了长期的、尤其“文革”期间的劫难。然而，他不气馁，一边默默奉献，忍辱负重，一边锲而不舍，在荆棘丛生的艰途中执着前行；历经长期的坎坷磨砺和雪上加霜的蒙冤，从青春年华步入中年后期，尝尽了人间的辛酸苦辣，终于走出阴霾，迎来了光灿的新途。作者既鞭挞了心术不正者，又讴歌了光明磊落、匡扶正义的共产党员和刚正不阿、不避风险的感人事迹。对曾伤害无辜而感愧疚者，作者也并未彻底抹杀，给予了相应的评定。这对于要求党员保持先进、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使命而言，作品不失为难得的精神粮食。作品对人与人的亲情着墨颇多。在慈母弥留之际和撒手人寰之时，母子间那种刻骨铭心的情愫在作者笔触下展现得淋漓尽致、哀婉动人，催人泪下，激荡出读者心灵的震撼，对善与恶的爱和憎。源于复杂的生活和多元的人性，故事一波三折，跌宕起伏，产生一个又一个悬念，引人入胜，增添了文章可读性与欣赏性。该作品与其说是伤痕文学，不如说是激励文学，鼓舞善良的人们在任何逆境中都要坚定信念、顽强不息，争取迎接姹紫嫣红的春天，即使是



晚到的春天。该文生动地展现了风起浪涌时代泾渭分明的人性，揭示了人性扭曲的深层次成因，令人深思。

4

注：李长庚，离休干部，书法家，曾多年主持南昌市机械工业管理局党政工作，给省市媒体撰写发表过大量文章，在《电影文学》1984年第1期发表了电影剧本《石流星》。

风
浪
中
的
人
性



我不知道（诗）

——读学友《风浪中的人性》引思

黄飞虎（作者中学同学）

我不知道会有这样的风浪，
在那纯真多梦的年代，
在那激情满怀的日子，
在那书声琅琅的空气里，
……，
因为我只是个学生。
为什么情同手足、善待他人，
却引来无中生有、
祸患无穷？
为什么峥嵘岁月、寸金难买，
会变成时光蹉跎、白白流逝？
我不知道错在哪里？
也不知道怎样保护自己？
美好的憧憬在退色，
是非黑白的界限在模糊，
友好欢乐的情感在冷却，
……。
没有道一声“再见”，

风
浪
中
的
人
性



我们就各奔东西。

我埋头苦干，
用事实证明自己。
但风浪一个接着一个，
包袱越背越重；
任何风吹草动，
都让我无所适从。
我不知道如何面对同事、
回报父母、
感谢老师。
我走入了社会，
却迷失了自己。

冬天终于过去，
阳光又崭露笑意。
我脱掉“棉衣”，
发现自己皮皱肉松，
青春不再。
不可能再来个“从头开始”，
我只能更加忘我地“燃烧”自己。
虽然历史承认了我的无辜，
现实肯定了我的奉献，
但我不知道，
我的回报还有多少？
我的“余热”还剩几许？
回忆走过的路，
为什么我们一些同龄人如此相似？



是各自的选择，
还是大浪把我们冲到了一起？
我的耳边响起了一首歌：
天上有个太阳，
水中有个月亮。
我不知道，
我不知道，
哪个更圆？
哪个更亮？
……。



作者答小诗一首

儿时真情在，
横亘五十载；
问君何以证，
引思网上来。



风浪中的人性

一

市机械科研所座落在樟楠市画白洲湖畔。这是隶属市机械工业管理局、一个只有三十余人的小所。

1984年4月3日下午，我连续几小时伏案制图，腰酸腿软，挺了一下腰板坐下来歇一歇，品尝一下湖面景色。蒙蒙细雨将湖景装扮得分外妖娆，似乎大片轻纱将一切笼罩其中，若隐若现。“天街细雨润如酥”、“杏花春雨江南”是何等的贴切。几对情侣撑着伞漫步在桃红柳绿的湖堤上。一艘游艇划出的阵阵涟漪，缓缓地向四周飘逸。氤氲的雨霭晕出一派浓淡相宜的画卷。当我正陶醉在柔雨春色的瞬间，突然电话铃响个不停。我拿起话筒一问，对方说是找我。

“喂，找我?!我是郭嘉华。”我回答。

“我是机械局王和。接市委通知，请你和周占启同志明天上午8点到市委常委会会议室开会。请代为通知，谢谢。”

“郭工，要当官了！恭喜恭喜。”同事纷纷向我道贺。

“开玩笑，怎么可能呢！”我一笑了之。

晚上，我和妻反复思量，认定绝无可能。虽然当时我已戴上了“市劳模”的桂冠，那只是工作的嘉奖。我既无靠山又无路子，什么走上层、送礼拉关系、吹牛拍马、跑官要官等等，我一概不齿，也一窍不通。业余要么看书读报，要么学外语，要么做点家务。抽烟、喝酒、打扑克、搓麻将、交友娱乐一概与我毫不



相干。人们早就给了我一个绰号“书呆子”。何况我还有一段坎坷的经历，……。尽管党提倡干部“革命化、年轻化、知识化、专业化”，任人唯贤重德重才，但“朝中无人莫做官”几乎是仕途中的警讯。不久前，市委组织部下来考察，说要提拔一批优秀的50岁以下的工程师到领导岗位，也同我作了谈话，但绝无可能物色到我。

4月4日上午，市委常委会会议室，8点半钟，市委组织部长宣布开会。市委副书记、市长宣读了二个文件：市政府《关于成立樟楠市各大工业公司的通知》、市委组织部《关于方干卿等同志任职的通知》。

为了工业管理机构改革，加强行业管理和专业化生产，提高经济效益，市委市政府决定撤消各工业局，成立十大工业公司。文件规定：工业公司系市直属局一级的企业性质的独立核算单位。

会上宣布了各工业公司领导班成员，被任命者无不满面春风心情愉悦。

“郭嘉华同志任樟楠市机械工业公司副经理”。会上宣读的这句话是真的吗？我惶惑、紧张、惊讶……。

受宠若惊，我首次受到了这句成语的震撼。我只觉有点晕眩。何时散会，怎么散会，市委书记还说了什么，怎么回到家的，一切的一切，我全不记得了。“这是真的吗？”始终在脑中盘旋。

“开什么会？”妻问。我一时语塞。她又笑问：“提拔你了？”我点点头，心中一酸，泪如雨下，往椅子上一坐，不禁失声而哭。“应该高兴嘛。”妻说。

宛如一个长期受苦、受委屈的孩子突然苦消屈尽、得到大人的宠爱，那有不……市工业公司副经理属市直属局长干部。我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，受到了难以想象的诬陷、屈辱……，怎么



会被送上这个位置？

妻的双眼噙着深情的泪花，轻轻地抚摸我的后背。我抽搐着，让泪水长流。透过泪光蓦然回首，点点滴滴一切如昨，那般清晰，那样令人心潮起伏，……

二

1937年，我出身在上海郊区一个贫苦的工人家庭。父亲在一家铁钉厂做工，年过半百之后改做门房工。他的信条是：做人要诚实，伤天害理的事绝不能做；凡事让人三分，就算人家吐了痰到自己脸上，擦掉就算了；二腿一伸，一口气不来，什么都是空的。一个普通工人，既无文化又无技能，岂会不受鄙视。父亲受了委曲，总是苦水往心里流，从不外吐。他吃住在厂，起早摸黑，一个月才回家一次。1948年初冬的一个星期天，母亲带我去看他。推开厂门，见父亲正坐在门房口的小院子里晒太阳。他显得更憔悴苍老，脸色腊黄，神情凄然。“你怎么啦？脸色多难看呀！”母亲着急地问。

“华儿呢？”父亲先顾着问我。我闻声就从厂门外窜进去扑入他的怀里，叫“爸爸”。他边抚摸我的头，边流下两行老泪，诉说中秋节受到一个叫蔡老板的欺凌。从此他自己做饭，不吃厂里的饭。由于郁闷在心，饮食不正常，胃口全无，不吃难过，一吃就胀。母亲后悔不已，说早知如此就让我在校住读，她到厂里照料他。

不久父亲病倒了，只得回家。早已出嫁、年长我17岁的大姐回家同母亲一道服侍父亲。无钱到医院诊治，请土郎中抓点药，不管用，父亲吐血越发加剧。母亲天天烧香拜佛，请观世音菩萨保佑；又到所谓“王大仙”那里去叩拜，弄些“仙水仙丹”；可都不见灵验。我也急得无心上学，整天嘟嘟囔囔地请求凡我知



道的神仙、菩萨，包括唐僧、孙悟空、猪八戒、沙和尚、小白马在内都来救救我爸爸。无人见到时，我会跪下地给他们叩头。一切都无济于事，父亲的病越来越危重了。他不断地诉说我爷爷、奶奶苦难的往事和他小时的艰辛；又说他的爸爸、妈妈来了，要带他走。母亲、大姐都陪着他流泪，我也躲着抽泣。

“华儿呢？”父亲叫我。

我赶紧擦掉眼泪走到病床前叫声“爸爸”。我哽咽着说：“爸爸，你会好的。我长大了在有山有水有树有花草有小鸟的地方弄个房子让你住，享享福。”

爸爸露出一丝笑意，抓住我的手说：“乖乖，真是个好孩子，多懂事啊！”他又对着母亲、大姐说：“我爸爸、妈妈吃那么多苦，我们这么穷，都是读不起书的缘故。华儿一定得让他把书读下去，长大了当个医生。穷人看病就不收他的钱。”

厂里的大老板王先生派了职员小吴来探望父亲。父亲对他说：“吴先生，谢谢你，谢谢王老板！我走了，就剩下老的、小的。请看我几十年的辛苦，多关照关照她们母子吧。”接着，一口鲜血从他嘴中涌出。母亲赶紧用痰罐去接。

看得出父亲忍着剧烈的疼痛，乾瘦的脸上青筋暴起，不断地抽搐，但为了不让我们难受，从不哼叫。姐夫借了钱，咬咬牙，请了一位洋医师来给父亲看病。医师检查后，给我们画了一个病灶图，说胃部一半都烂了，要我们作好后事准备。为了给病人减少痛苦，他给父亲注射了吗啡，还开了点西药。就这一次，用去了12块大洋。

民国38年，也就是1949年3月19日凌晨，父亲突然挣扎坐起用头撞墙，“碰”的一声闷响就不省人事，鲜血从嘴角汩汩溢出。母亲和大姐忙着给他擦洗、换衣服。母亲再三叫着父亲的名字“豫章、豫章”。我和大姐大声地呼叫“爸爸、爸爸！”可是他再也没有醒来，带着巨大的病痛，带着对妻儿的牵挂，带着一生



的苦难，于当日下午申时溘然离世。

在三反五反、私人工商业改造之前，王老板每半年给我们母子一点接济。但是其他大老板却是蛇蝎心肠。母亲到厂中整理父亲遗物时，那个蔡老板，不但没给宽慰，反而说什么那只父亲自己做来烧饭的煤油炉“是厂里的，不准拿走”。母亲问：“还有没有工钱？”他狠狠地说：“哼！工钱？他病时的工钱还没有扣清呢！还想要钱？！”母亲呼天抢地，没钱坐车，边哭边走了好几十里回到家中，跌倒在地，见者莫不叹息。

旧社会给我的创伤何止于此。乞丐遍地、满目疮痍，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，常常见到冻死、饿死的人横尸街角巷尾。姨父母在贫民窟中过着凄苦的生活。舅父母和其他亲戚也过着拮据的日子。

父母和其他大人常常谈起日军在沪犯下的种种暴行。我就亲历过一件事：某次，日军借口将我大姐住的地段封锁了，架起了铁丝网。父亲想女儿，也挤进铁丝网边的人群遥望我姐的住处。不料日本兵前来驱赶，人们争先恐后地逃避。父亲落在后面，被日军捅了一刀，幸好是寒冬，衣服厚实，不然早被刺通，一命呜呼，但身上依然留下浅浅的刀口，鲜血染红了内衣。有两名中年男子被日军逮住，一顿暴殴，后又被日军用军刀剃头。日军边骂“八格呀噜”，边猛踢这两人下身。最后，他们双双捂着头赶紧逃命。鲜血从他们的手指缝中溢出，在路边留下两条长长的血迹，惨不忍睹。

不久上海解放了，人们欢欣若狂。“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”的歌声到处飞扬。我更是亢奋，舞动小红旗跟着人群观看解放军的入城仪式，高呼“新中国万岁！”“解放军万岁！”“共产党万岁！”“毛主席万岁！”我追随军车边跑边跳，走了很远。

儿时对我影响较大的有二位：一位是我小学的班主任许老师，一位是我的大表哥王云康。年轻、英俊的许老师，教语文、